

田中芳树作品集

马法尔年代记



马法尔年代记

田中芳树 著

吕相儒 译

责任编辑：郭力家

封面设计：李 萌

马法尔年代记

田中芳树 著

吕 相 儒 译

封面绘画：天野喜孝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长春市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新华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76 千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ISBN7-5387-1991-1/I·1027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内容简介

大陆历一〇九一年，马法尔帝国历经了建国以来最为恶劣的一个年头。第二十四代皇帝波古达二世驾崩，这对马法尔人民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在波古达二世死去以后发生的一连串阴谋与战乱，却让人民饱受乱世之苦。

这一连串阴谋与战乱是由谁发起的呢？又是由谁平息的呢？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章 皇帝驾崩	(2)
第 二 章 流冰的季节	(26)
第 三 章 选帝公的灾祸	(51)
第 四 章 迷 宫	(73)
第 五 章 激流	(94)
第 六 章 弑杀者对弑杀者	(120)
第 七 章 冰上的血战	(143)
第 八 章 大使们	(170)
第 九 章 几许的黑夜与死亡	(196)
第 十 章 充满灾祸的春天	(222)
第十一章 前后左右的敌人	(246)
第十二章 奇利亚河畔的血战	(269)
第十三章 大合并	(298)
第十四章 萤火虫的原野	(326)

楔 子

就这样,马法尔帝国成了盘踞北方的枭雄。马法尔帝国是由古代游牧于东方草原的骑马民族所兴建的国家。国内分有一百三十州,其中的七十州是由皇帝所直接统辖,而其余的六十州则是由六位选帝公分别领有。产物包括有地面上的小麦、大麦、马铃薯、羊毛;地底下的金、银、岩盐、无烟炭;以及水里的鲑鱼、鳗鱼等等。正因为物产丰富,所以士兵也就格外地强悍。从初代皇帝阿尔巴德以来,历经了二十四代,现在的皇帝称为波古达二世。与东南方邻邦耶鲁迪王国之间长久以来素有间隙,双方互动干戈、交战无数次,但仍然不分轩轻……

大陆地理全志 一〇九〇年版

第一章 皇帝驾崩

I

那一年，也就是大陆历一〇九一年二月。马法尔帝国与耶鲁迪王国正在进行着建国以来、不晓得第几百次的武力抗争。从后世的眼光来看，或许会觉得这两国只是为了好战而交战不休颇为可笑，不过对于当事者的双方来说，这却是再重大不过的问题了。

这一回的交战，是因为双方部份国境界限上的河川由于寒冷而冻结了，两国的居民在冰上为了钓场的问题起了纷争，争执逐渐扩大而引发的。这种理由，对于被迫要在冬天出征的士兵们来说，真是令他们笑不出来的理由了。

马法尔帝国军的总司令官，是皇帝波古达二世的第三皇子卡尔曼，这一年刚好二十六岁，拥有大公的称号。卡尔曼虽然年轻，却是个身经百战且屡建战功的英勇将军。除了辉煌的战功之外，他那锐利的视线、端正的眉毛、修长的身影，使得他看起来更像个集众将兵的信望于一身的将领。在他所生长的这个时代当中，外表对于一个身居众人之上的人来说，可说是一项非常重要

的资产。

在目前双方的对阵中，马法尔帝国军的军队必须要在不利于作战的洼地中布阵，这样的窘境，勾起了幕僚们不祥的感叹，但是卡尔曼仍然一副沉着、冷静的态度，暗绿色的眼眸定定地望着环绕峡谷的群山。

“耶鲁迪的军队会怎么攻过来呢？大公殿下。”

“你觉得不安吗？”

卡尔曼笑了笑。不过那并非嘲弄的笑，而是使人为之安心的笑。这使得不安流露于言词的幕僚们，也解除了一些过度的紧张情绪。

“不，我们众人在大公殿下的指挥之下，没有道理会落败的！”

表明信赖的话刚一说完，随即传来了号角的声音。笑容从卡尔曼年轻的脸孔上消失了，锐利的斗志转而浮现在脸上的同时，他无言地调转马头，迅速从士兵的行列前策马而过。

“卡尔曼！卡尔曼！”

士兵们大力的欢呼声充满了热情，其热烈的程度甚至超过对于皇帝的致意。在这个季节、这样的地形中，每一个方向都使士兵们与敌军同样要面临雪崩的危险，不过因为米亥峡谷处于风的隘口，雪量倒是不多。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劲风更加冷酷地吹刮着士兵们的躯体。

马法尔军的欢呼声顺着峡谷的斜面直升而上，传到了部署在高出上的耶鲁迪军耳中。一位眉毛半白、下颚丰满、大约六十几岁的将军听到这欢呼声时，即露出了浅笑。在他身旁的是一位有着青铜色眼眸的年轻将军，正无言纳闷地倾斜着脑袋。

马法尔语和耶鲁迪语，这两种语言在文法或语汇上，都有着

许多共通之处，不同的只是在音调的抑扬顿挫上，所以要互相了解并没有什么困难。因此，应该可以这么说吧！马法尔的辞典中这么写着：

“耶鲁迪语：马法尔语中的一种穷乡僻地的方言，极其下流粗鄙。”

当然，耶鲁迪的辞典中也这样记载着：

“马法尔语：耶鲁迪语当中最粗俗的一种，而以原始的形态遗留到今日。”

从彼此国境相接、言语上共通处甚多的这些特点看来，这二国在太古时代中很有可能属于同一族。但是这些事实却反而驱使他们走上互相排拒、而不是相亲相爱的路上，两国之中偶有野心家登上政治舞台时，可说是必然地，一定会将政治目标放在完全吞并邻国，藉以产生永久的和平之上。

“马法尔军这些蠢蛋，还以为高喊卡尔曼大公的名号，地形上的不利就可以弥补了呢！不过，这种迟钝的动作，又如何能更进一步提高昔日的武名呢？”

老将嘲弄地笑道。

耶鲁迪王国的军队当中，有九位被称为“九柱将军”的最高级指挥官。举凡最重要的军事职务，不管是远征军的司令官、国都的防御司令官、近卫兵的军团长或者国军的总帅，都是由这九位来担任的。

九柱将军当中，有一位以老练闻名的米罗斯拉夫，以及另一位恰好呈对比的拉萨尔，此时正在耶鲁迪军的阵营当中。较年长的是主将，而年轻的则担任副主将。拉萨尔二十四岁，他有一个特征，就是在白皙的右脸颊上有一道从耳际延伸到下巴的细长疤痕，每当兴奋时，这道疤痕就会赤红地浮现起来。在此时，有着

青铜色头发和眼眸的拉萨尔虽然附和着老将的笑声而点了点头，但他脸上看起来仿佛是有些难以了解的表情，远远地眺望着马法尔军的阵营。

战事开始的时候，冬日的太阳正好随着薄薄的云层上升到天空正中央。

此时的耶鲁迪军居于高处，而马法尔军则陷于低地。双方这样的阵势，似乎已经注定了马法尔军必定要遭到败北。因为根据兵学上的常识，占居高处的军队在地形上是较为有利的。

“原来卡尔曼大公也不过是个出乎人意料外的平庸之辈！至少也该重新选择一下布阵的地势啊！”

由于抢在马法尔军的行动之先而占居了高处的地势，所以耶鲁迪军的攻势从最初一开始就充满了自信与气势。因为就算要采取弓箭战，从上方往下射绝对是比由下往上更来得有利，这是理所当然的。

几千只的箭像是一阵银白色的风，吹向了马法尔军。马法尔军虽然举起了盾牌来加以防御，但是当盾牌上插满了无数的箭柄时，士兵们也不由得要畏缩后退了。他们此时的装备意外地轻便，看起来除了能够用盾牌来挡箭之外，似乎无法采取其他行动。

“进攻！一口气把敌人打垮！”

耶鲁迪军队夸耀邻邦的重装骑兵团，轰隆隆地蹂踏着地面，来势汹汹地顺着斜坡长驱直下。整支重装骑兵团的重量再加上他们的威势，几乎令人感觉斜坡似乎是因为大地无法承受而沉没所造成的。

马法尔军似乎一点也无法抵挡敌方压倒性的攻击，当耶鲁迪军开始逼近的时候，马法尔军开始后退，不久之后队伍便零乱地

溃逃了。士兵们丢弃了刺满箭柄的盾牌，然后顺着耶鲁迪军进攻的反向斜坡攀爬而上。看起来就像是一群在大雨中逃命的蚂蚁。耶鲁迪军于是挺起枪尖开始追赶溃逃的敌军。但是当先锋部队正要越过洼地的时候，战况产生了急速的改变。

耶鲁迪军队忽然停止了前进。骑兵们慌忙地对马大声叱喝，但是马却不听使唤，只是不停地发出嘶鸣声。

松软的地盘与狭隘的地形牵制了耶鲁迪重装骑兵队的行动。马蹄深深地陷入了泥沼之中，硬要驱马前进时，却只是让马折断脚，疼痛地发出悲嘶声而将骑兵给甩出去。而骑兵一旦落了下马，沉重的盔甲也会让他动弹不得，反叫己方的马匹给踩得稀烂。不一会，耶鲁迪军失去了原本应该已经到手的压倒性优势，反而成为了人与马匹搅在一块儿的混乱局面。而此时的马法尔军，已经在对面的斜坡上重新布好了阵势，并且发动箭矢的攻击。

无数的箭像是一道光的瀑布，倾泄在耶鲁迪军的头顶上。士兵们根本无法躲避，立刻就被射倒了。马倒了下来、人被摔落下马、人与马互相重叠在一起，洼地好像要被这些躯体给填补起来了似地。

这个时候，更具危险性的武器——投石器，在马法尔军的阵头前出现了。投石器正对着摔成一团且动弹不得的耶鲁迪军，将一个又一个的大石头不断地投掷下去。地面在巨石滚动时所发出的骇人声响掩盖了人马的悲鸣声，被巨石辗过的人马再度被堆在一起，迅速在泥沼中溶化开来。一个个的巨石重叠地压在另外的巨石上，将所有的一切都辗碎、压扁。

耶鲁迪军在少许冰雪与大量的泥及血当中挣扎着。再也没有任何的落败比这次更凄惨、更难看的了。开战之前的优势原本是

压倒性的，但是战事才一开启，连双方的肉搏战都还没有正式交手，竟然有一方已经被射倒、被击溃、被打成一块块的血与肉。

耶鲁迪军的步兵队哑口无言地目睹着重装骑兵所遭遇到的惨状，同时也注意到马法尔军企图要包围己方的队形已经愈来愈缩小了。这意味着马法尔军早已完全掌握了这附近的地形，而且便捷的装备也是为了要确保队伍轻快的行动才特意地穿着的。原来，选择以雪量较少的垭口作为决战地点的这个决定，本身就蕴藏了卡尔曼大公所策划的毒辣策谋。

逃、逃、逃得逐渐溃不成军。

耶鲁迪军一窝蜂溃逃的模样，看起来像是从地面上剥落了一层表土，然后再全部冲走似地。士兵们丢了剑、抛了弓，甚至还脱下了身上的盔甲，拼命使劲地挣扎于死亡的边缘。耶鲁迪军的溃逃与马法尔军先前所演出的不同，这次是真正所谓的落荒而逃。

“一兵一卒也不可放过！”

卡尔曼大公的号令像是鞭子抽划过初春大气似地回响着。他自己一面驱马于阵头的最前列，一面高声地鼓舞着士气。

“取下米罗斯拉夫的首级！此人乃耶鲁迪首屈一指的老将，不管是死、是活，凡取得此人之首级者，均可获得一千枚金币的赏金！”

被大公的呼声挑起欲望的马法尔将兵们，于是一步又一步地踩着雪、泥、以及敌兵的尸体，紧紧跟在敌兵的身后加以追击。耶鲁迪军被遗弃的死尸，从峡谷一直往南又向南地连接成一线。耶鲁迪军败北、溃逃、又解体的过程，似乎在這些被遗弃的尸体上被视觉化了。

II

这一天已经入夜，米罗斯拉夫老将军好不容易终于躲开了马法尔单的追击，可以重整败残的军队了。

所谓的惨败就是眼前所呈现出来的情况。耶鲁迪军的将兵在出征时原有十万人之多，但此时米罗斯拉夫所能够确认的生还者，却不过比三万人多一点。如果再加上年轻的拉萨尔将军所率领、此时仍然还在与马法尔军交战的殿后部队也一起算起来的话，那么全军或许还有半数的生还将兵。但是就兵学上的常识而言，如果全军有一成将兵折损的话，就算战胜了也没什么值得夸耀。所以对于这个夸称拥有四十年征战经验的老将军而言，全军折损的比例达到一半之多，无疑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屈辱。老将军那因衰老而显得失去弹性的嘴唇，有着因寒气而凝固的血液紧紧地附着在上面。

“但是，为什么马法尔军没有乘胜追击过来呢？”

尽管被敌人打的落花流水，但是米罗斯拉夫将军仍然无法抹去心中的这个疑问。而对这个问题提出某种程度的回答的，正是指挥殿后部队与敌军苦战的年轻将军拉萨尔。这位有着青铜色的头发、青铜色眼眸、最年轻的九柱将军，在殊死战中失去了他的盔甲，头发零乱而未经过整理地向老人报告说：

“马法尔军此时正朝着西北，往本国的方向撤退。看来行色非常匆忙，甚至还丢弃了从我军手中所夺走的粮草、盔甲、和武器等等。”

米罗斯拉夫老将军皱着他那已经半白的眉毛，思考着马法尔军有违一般常理的行动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位名将那显得衰老的

头脑，在此时所失去的弹性显然比他的嘴唇还要多，似乎不容易想出任何解答。

“照这么看来的话，会不会是本国发生了什么政变？米罗斯拉夫将军。”

“政变？”

“好比说皇帝波古达二世的病情突然恶化什么的……”

“嗯，有可能。”

老将军的眼中闪露出一丝光芒。根据所听到的传闻，马法尔帝国第二十四代皇帝波古达二世从去年年底以来，就一直卧病在床，众人为了争夺继承者的地位，正于宫廷中展开一连串的明争暗斗。如果此时皇帝已经死去，那么已经获胜的卡尔曼大公自然会放弃追击的念头，而匆匆地返回本国。但反过来对耶鲁迪军来说，这不正是一个从赶往回程的马法尔军背后加以袭击的绝佳机会吗？

“应该是没有用的，马法尔军必定早已经采取了完备的反击准备。毕竟卡尔曼大公是位当代名将，不管他再怎么急着赶回本国，我们也绝不可掉以轻心才是。”

“刚才说卡尔曼大公为了赶路，甚至连粮草、武器、盔甲都丢弃的不正是你吗？拉萨尔将军，你不认为这个机会不可放过吗？”

“这个……”

拉萨尔沉默了。在他内心中还有疑虑存在，他怀疑卡尔曼如此过分慌张的模样，会不会是另一个陷阱。急着要赶回本国应该是一个事实吧，但是在完全控制住想乘胜追击的军队之前，也没有道理要耍弄这样的小花招。不过，拉萨尔并不欣赏敌军那简直就是要引诱耶鲁迪军尾随，然后发动奇袭的慌张姿态。

拉萨尔并没有再进一步制止那因衰老而失去弹性与宽阔视野的米罗斯拉夫将军。他只在手中留下一万名将兵，便目送米罗斯拉夫将军率领着四万名将兵重新再出发。他心中“反正也无须久等”的预测，在隔天早上果然应验了。米罗斯拉夫带着人数又减少一半的士兵，垂头丧气地回来了。至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就无须再询问了。

“抱歉，拉萨尔将军。情形果然如你所说的。由于我的不察，才导致了如此难看的下场。”

愿意向他人坦承自己的过失，就这一点而言，老人显得十分率直。但拉萨尔并没有一点想要夸耀自己具有先见之明的意思。

“往后的发展比眼前更加值得担忧。一旦卡尔曼大公登上王位，马法尔帝国变得更为强大的话，对我们耶鲁迪王国而言，无疑是个严重的演变。我们应该要及早派人探访该国的内情，研拟必要的措施，对吗？”

“你说的没错。那么就立刻向国王陛下报告，请示我国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吧。哎呀！你的见识真是令人佩服，佩服……”

拉萨尔对于老人所说的话只听了一半。他眺望着国境边上仿佛穿着冰雪盔甲的群山峻岭，思绪随着通往未来的险坡长驱直下。强大的邻国马法尔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动？目前这并不容易加以判断。

III

疾驰于通往本国道路之上的卡尔曼大公，一点也不介意如此的行色匆忙是否会引起他人认为自己败战的臆测。在他那被银灰

色盔甲所裹藏着的内心深处，一道燥热的风暴，与另一道酷寒的暴风，正交互地盘旋着，只不过他身为一个严峻军人的表情，隐藏了内心激烈情绪的交战。卡尔曼从国境的山岳地带来到了平野，此时正在布满冰雪的道路上奔驰，他骑在马上，挺直自己的身体，尽可能保持着表面上的沉着与平静。

对于卡尔曼等这些孩子们而言，父亲波古达二世并不是一个慈父。虽然不能说他完全是个暴君，但是他严酷且强烈的猜疑心，使得他只要一有机会，便要拿孩子来作试探。试探孩子的才能、试探孩子的孝心、或者故意让孩子落入圈套中然后加以斥责、或是用鞭子痛打来惩罚孩子。有时刻意先不给零用钱，然后又故意把钱放在桌上，一旦有孩子拿走的话，就强拉到历代皇帝的灵庙前，要孩子向“伟大的列祖列宗”忏悔自己所犯下的罪责。有时又事先将孩子们喜欢吃的东西排好，要孩子挑出其中一样，如果稍有犹豫的话，就严厉斥责孩子“决断力不够，这样怎能保得住国家？”，并且还罚孩子不准吃饭。不过，当下次又有同样机会，孩子学乖地迅速选出一个时，却又仍会责骂孩子“思虑不够”。尽管波古达二世在皇宫外获得了接近于名君的评价，但是在皇宫内部，却显露出一个阴沉压迫者的狰狞面貌。

卡尔曼相信自己的两个哥哥是被父亲的猜疑心所杀死的。就像他的第二个哥哥，因为害怕父王猜疑，不顾自己正在发烧，竟冒然投入战场中，因而在风雪交加的寒雨中罹患了肺炎，最后导致死亡，这样的死因，想必当是死不瞑目的吧？二哥在“我已经受够了”的呜咽声中死去后，经过了一年，大哥也被父亲怀疑叛逆，极度忧慌的结果，大哥也病倒在床，然后就没再起来了。

这个压迫亲生子女的父亲，现在正濒临死亡。一道怪异的漩涡正在卡尔曼的胸中转动着。

经过六天来的急行军之后，卡尔曼已经抵达马法尔的帝都奥诺古尔城了。匆忙对士兵们说些慰劳的言词，承诺将有所奖赏之后，立刻将善后处理的事务交给亚森将军等幕僚人员，卡尔曼来不及换下穿着的盔甲，飞也似地策马向皇宫奔去。

卡尔曼快马奔驰过铺石的街道，来到皇宫的南正门前，大声地命令城内的人开门。于是那道有着繁杂雕饰的仿青铜城门打开了，近卫兵扯开嗓门对内通报。

“大公殿下回驾了！快带殿下前往谒见皇帝陛下！”

皇宫的建筑极其宏伟壮大。基地是位于一块南北纵长七斯塔迪亚（STADIA，斯塔迪亚为古希腊的长度单位，七斯塔迪亚约等于一千四百公尺）、东西横宽四斯塔达亚（约八百公尺）的矩形土地之上，四周围有高耸石墙、六道楼门、四个塔城、壕沟、内壁、中庭、以及二千余间的房间布置。卡尔曼正确地通过十八道门扉之后，来到一群在大厅中聚集的侍从、朝臣之间，仍然是身穿盔甲的装扮。

“父王他，不，皇帝陛下的病情怎么样了？”

卡尔曼大公的声音听起来仍保持着冷静，但这却是尽极大的努力后才呈现出来的。但他这样的努力在侍从们回答之后，让人觉得似乎是白费了。

“大公殿下，您来迟了。皇帝陛下已经归天了。殿下未能谒见陛下的最后一面，臣等实万分惋惜。”

凭恃着意志力已经无法遏抑的情感，在大公的眼中闪耀着，但侍从们都低着头，所以并没有察觉到。

卡尔曼将头盔挟在腋下，独自一人走进父亲的病房内，然后关起背后的橡木门，以避免父子面对面时有外物介入。卡尔曼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和内心的悸动愈来愈高涨，他走过巨大的暖炉